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一章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至聖先師孔子說：「學習道、德、仁、藝，作個聖賢君子，要把握時機，有恆地練習，心中不就有喜悅的感受嗎？學習有了成就，志同道合的朋友從遠方願來共學，切磋學問，不是令人快樂的事嗎？假使別人對我所學不知道，正道無法推展，心中也沒有一絲抱怨不平，不正是一位有德學的君子嗎？」

「學而第一」，論語有二十篇經文，篇名是採用首章經文的前兩字或三字來命名的，這是第一篇「學而」篇。

「子曰」是專指孔子所說的。

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

「說」，和「悅」相同。孔子教人學「仁」，仁擴充來說，包括道、德、

仁、藝，道德仁藝學成，就是一位君子，再進而為賢人、聖人。學習一則要把握時機，一則要像小鳥學飛一樣，不斷地練習，才能成為自利利人的真學問。大學一書說到，學習要經過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」五層功夫，才算是完整的學習，如果還欠缺了「篤行」的功夫，那只能算是書呆子。因為沒有切實履行，如何能有發自內心的喜悅感受呢？

「有朋自遠方遠來，不亦樂乎？」這段說明自己學習有成就後，志同道合的朋友從遠方來一起學習，眼看著愈來愈多人來學習仁德之學，未來一定有更多的人獲得修己安人的利益，這是世間一大樂事啊！目前家庭、社會、甚至國家、地球，到處動盪不安，苦悶惆悵圍繞，這亂源就是出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亂了分

寸，違反了孔子所教導的五倫之道，這是最難處理的一環。所以，有人肯來一同學習五倫，一起來營造祥和的世間，當然是人生一大樂呀！

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孔子在這裡提醒有德學的君子，縱然遇到逆境，仁道無法推展，心中不會怨天尤人，自己仍然「學而時習之」，時時含蘊著君子的德學，內心的喜悅依然不減！

明朝有名的理學家王陽明先生，三十多歲時，因為提出正義的諫言，得罪專政的太監劉瑾，被廷杖四十後，貶到中國大陸偏遠的西南方，夾在萬山之中的貴州省龍場驛。那兒到處是毒蟲瘴氣，又沒有像樣的房子住，所接觸的全是言語不通的土人，更沒有人知道陽明先

生滿懷的經世學問。陽明先生的遭遇，換作一般人必然頹喪而哀怨不已，但陽明先生反而藉著這個機會，超脫於外在的得失榮辱，將學過的經典道理，在生活上深切印證，覺得更加吻合，所以作了「五經臆說」一書。更從經典道理悟得「知行合一」的卓見，解開他多年追求最高理想的煩悶，讓他此後的生命，綻放出充實怡悅自得的境界。

論語首章的「學」字，告訴我們要用真誠的心學習，並切實的力行，如此就能得到真實的受用。更要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。」活著的一天，就要學習。例如學習論語，平時要對論語經文念熟背誦，明白經文的旨趣，遇到各種場合，依孔子的話來實際練習，心田必然湧現悅樂的泉源，滋潤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膚。

君子守其中庸，但患德能之不足，不患人之不己知。

太公望未遇文王，寧為渭水之翁。諸葛武侯未遇先主，寧作草廬之士。自古及今，能而不遇者眾矣。使皆求知於世，如蘇秦張儀之流，縱橫遊說，黎民之苦，豈有已時。然世之不效蘇張者，多未能也。

是以孔子云：「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」孔子辭魯司寇後，終其生，不見知而不悔，但修詩書，述禮樂，作春秋，誨人不倦，故為聖者，為萬世師。

（《雪廬述學語錄·不見知而不悔》）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二章

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



有子說：「爲人能做到孝弟，卻喜好冒犯長上的是很少見的；不喜好冒犯長上，反而喜好作亂爲害大眾的人，更是不會有的。夫子曾說過：『一個有德學的君子，用力在根本上；根本能立得住，那仁道就會自然地生長起來。所以力行孝弟，就是行仁道的根本呀！』」

「有子」是孔子的學生有若，編論語的孔門學生尊稱他爲「有子」。這一章分爲兩大段，前段從「其爲人也孝弟」到「未之有也」，是有子所說的，是從老師孔子那兒學來的。後段從「君子務本」到「其爲仁之本與」是孔子所

說的話，有子將它引用出來證明。

「其爲人也孝弟」，孔子一生所提倡的「仁學」，就是大學中所說的「大學之道」，其內容分爲內在的「明明德」及外在的「親民」兩個大綱領。「明明德」更細分爲四個條目——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「親民」也可分爲四個條目——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就是孔子仁學所包涵的境界——內聖外王。這「內聖外王」的根本就在「修身」上，所以大學更強調不管上至全國最高的領導人，下至一般平民百姓，所有的人必須先以「修身」的工夫做爲根本。如果不先從「修身」學起，那「內聖外王」的仁道，必然障礙重重！

那「修身」要如何修起呢？中庸裡孔子說：「修道以仁」，用「仁」來做修道的工

夫；又說：「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爲大。」每個人生下來，都生活在彼此對待的人群中，能夠做到「待人」和「待己」一樣平等，也就是「視人如己」，這就是「仁」。「親親爲大」，第一個「親」是動詞，就是親近對方，保持密切的關係，對方常在我的關懷之中。「親親爲大」，就是從自己最親近的父母親關懷起，對待父母和對待自己一樣好。接著，擴充到家中的兄弟姐妹，這樣盡了「孝弟」之道，就是以「孝弟」的仁道來成就「修身」的工夫。

「而好犯上者鮮矣」，「鮮」是少的意思。做到「孝弟」的人，將關懷擴充到整個家庭、家族之中，縱使遇到不如意時，也願意克制自己的脾氣，不輕易冒犯長輩，不願學現在電視上，教人故意表現自我，而作忤逆長輩的行爲。



整個家講究禮讓，正是「齊家」的好表現。

「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「作亂」是故意擾亂社會國家，不接受道德法律的規範。各個家庭都正常健康，整個社會就呈現安定與和諧，這就是「家齊」而後「國治」的現象。

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「務」是專心用力的意思。最後這四句話，有子引用孔子的話，證實上述所說不是有子個人的創見，而是有所依據的，讓學習的人更有信心。孔子說，一位有志於修養高尚品德的君子，「修身」就是他一切修養的根本，「修身」的根本一立住，大道就自然樹立起來，所以說：「本立而道生」。仁道就像一顆大樹，它的根部立住了，大樹就能雄偉茁壯起來！

學而第一——第三章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

仁！」

孔子說：「說話巧妙好聽，使人聽了很歡喜。表現出好看的臉色，使人見了也很喜愛。有這樣舉動的人，他的心中如果只想到取悅別人，是很少有仁德的！」

「巧言令色」，「令」是善的意思，「令色」是好看的臉色。本章孔子所說的巧言令色，對仁德有很大的損害，那麼平常我們對人和藹有禮貌，難道也算巧言令色嗎？我們應當知道，學習禮節是講究「誠於中則形於外」，心中先做到至誠、不虛假，對人真實不欺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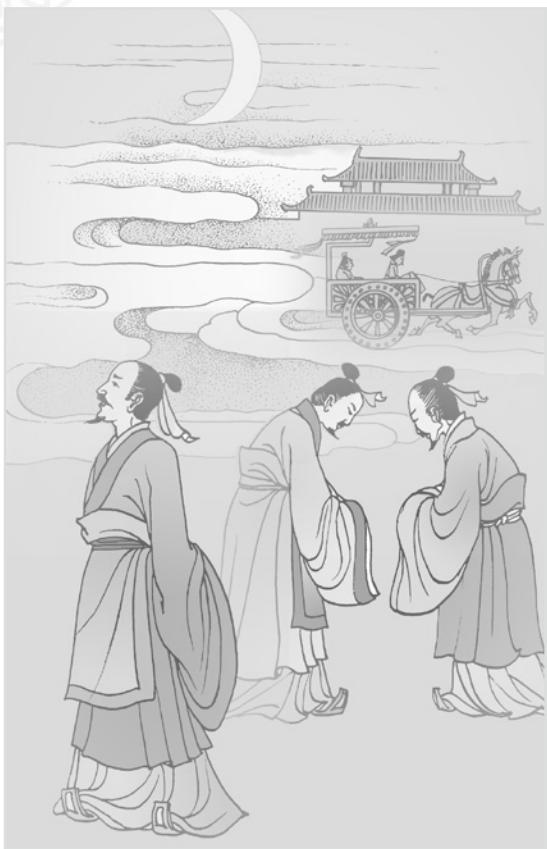
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最後再次強調仁道的根本是建立在「孝弟」的基礎上。「修齊治平」利益一切人的仁道，必須從「孝弟」做起，正是和本章第一句「其為人也孝弟」相互呼應！

論語二十篇，首章孔子教人要「學習」，因為「生而知之」的聖人太少了，多數人都是要靠「學而知之」，而本章承接首章「學而時習之」而來，「學」有「效法」的意思，要學什麼？要效法什麼呢？本章告訴我們要從「孝弟」這根本上學起，再擴充到家、國、天下。這孝弟的根本要能紮住，首先要依著孔子所教的禮節規矩來學，否則「道德仁義」的文章滑口念過，豈能與孔子已立立人的仁德大道相應呢？願思之！勉行之！

流露出來的外在言行舉動，溫和親切，必然沒有巧言令色的弊病。《曲禮》說：「禮不妄悅人」，只想著要取悅別人，巴結別人，是不合乎禮節的，是虛偽而損害仁德的。就像對人強笑也只是諂笑，那有仁德的成分呢！

要成為一位仁德的君子，孔子教我們一舉一動就要先思考、研究。以下四點我們可以作為效法：「色思溫」臉上的表情要溫和、不冷酷；「貌思恭」外貌要做到恭敬；「言思忠」心放在正中，正直無私，說話實實在在；「事思敬」辦事按部就班，絕不草率、隨便。這些都是發自內心的真誠，想加厚於人，所自然流露出來的。

唐玄宗開元年間，是唐朝的太平盛世。當時君臣上下依照法度，勵精圖治，吏治正直而清明。當時，李林甫是個不學無術的人，擅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四章

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

長阿諛奉承。賄賂了唐玄宗身旁的宦官和后妃的娘家，對皇帝的心思及一言一動，都瞭若指掌。呈上奏章，都能切中皇帝的想法，讓皇帝以爲是神人。有一次，玄宗想加封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賦，這是不合制度的。問了賢相張九齡，張九齡據實以告表示反對，玄宗很生氣。

李林甫卻附和說：「天子用人，有何不可！」非常切合玄宗的心思。後來玄宗不斷提拔他、賞賜他，當到了唐朝有史以來，權力最大、最獨斷的宰相。他爲了鞏固自己的權位，常常設計誣陷威脅他的人，即使是從前的好友，也一樣被他殘害。他又改變了防守邊塞的制度，廢除「出將入相」的祖法，永保自己相位無虞。

最後竟然讓安祿山坐大，造成安史之亂，逼使唐玄宗逃亡四川，唐朝命祚幾乎不保。

李林甫晚年，把自家住宅建造得異常堅固，門鎖加設好幾重，晚上睡覺的地方也變來變

去，連家裡的人都不知道。心中就是怕結怨的人太多，自己隨時會被謀殺，有如驚弓之鳥，與心廣體胖的仁德君子相比，豈止天淵之別呀！

「鮮矣仁」，「鮮」是少的意思。孔子說巧言令色的人少有仁德，但並非完全沒有。這是聖人不忍心將巧言令色的人，完全排除於仁德之外，希望他們仍有機會，恢復本有的仁德。

論語學而篇首章孔子教人一定要學習，第二章標出仁德是學習的目標，由孝弟做起，進而力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如是尊崇仁德。本章是第三章提到鮮仁的人，和第二章相互映照，一正一反，皆是指歸仁德，圓滿所學。

學習本章，我們應謹防自己陷溺巧言令色，而蒙蔽仁德。也要學習「聽其言而觀其行」，避免被巧言令色的人所迷惑，知人善任，任用有仁德的人，才能成就「修己安人」的大事業！

曾子說：「我每天必定拿三個

條目來省察自身。第一條，幫人計畫事情，有沒有盡心盡力去籌辦呢？第二條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，有沒有守信用呢？第三條，老師教授的學問，要再傳給別人時，自己有沒有事先溫習呢？」

「曾子」，姓曾，名參，是孔子晚年才入門的學生，比孔子小四十六歲，事親非常孝順，孔子所傳的文化道統，大部分就靠他傳承下來，所以後世尊稱曾子爲「宗聖」。

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「日」是每天都做反省，不是偶而選一天或兩天來反省。「三省」，每天隨時拿本章的三

個條目來省察自己，一天中不只一次，是多次省察自己，是否有沒辦到的情形。

「爲人謀而不忠乎？」「爲人謀」，替

別人謀畫辦事，自己的事也包括在內。「忠」

是盡到自己的本分。他人託付我們辦事，無論

大小，只要合乎「義」的原則，接受了就必須

把事辦好，這樣盡到了「忠」，裡面也有了

「信」。至於讀書求學有否用功，對不對得

起父母等等，這些事自己都可以反省有否盡

「忠」了！

宋朝宰相范仲淹先生，對於當時不合理的事情，常常奮不顧身提出嚴正的勸諫，影響當時的知識分子，蔚成一股崇尚高風亮節的風氣。范仲淹自己曾說，他每天就寢前，一定計算當天所做的事，是不是對得起當天所得的俸

祿，如果對得起，就能安穩熟睡；今天所做的事，若對不起所領的薪水，就整夜都睡不好，隔天一定補足欠缺的部分，才能安心。他就是學習曾子「爲人謀而不忠乎？」的反省！後人尊稱爲范文正公。

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」泛泛之交算

不上「朋友」，志同道合能一起共事的才叫

「朋友」。五倫當中「朋友」不是天倫，雖

然可有可無，但是要辦大事，就必須要有朋

友。朋友能一起共事，就靠一個「信」字，

如果說話虛假缺乏信用，就無法凝聚友誼，

更遑論能一起辦事了！當朋友有困難，如欠

缺錢財，也應伸手相助，甚至只要合義的

事，爲朋友而死也是應該的。不過，禮記

說：「父母存，不許友以死。」父母親還在

世時，就不能答應爲朋友死，以免傷了父母的心，有損孝道！

「傳不習乎？」當了老師要把所學的傳

下去，自己要先「時習之」。事先要預習，即

使已經講過很熟的東西，也要再預習，因爲書

中的道理是圓融多方面的，經過一再地溫習，

更能體會出另一層新的含義，才能真正自利利

人。

中華文化提倡的道德仁義禮樂，以及修

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各方面，都必須以

「忠信」來施行推動，如果缺少了「忠信」，

以上這一切都變爲虛情假意，所以大學說：

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。」君子

能成就大道，全靠「忠信」二字。聖賢所走

的大道，猶如一部完美的車子，各項機件具

足，這輛大車要行走於道路上，一定要加足汽油才能推動，「忠信」就像車子的汽油，有了它才能把道德仁義禮樂以及修齊治平推動開來。所以本章的「忠信」，正與學而篇的首章「求學」，以及第二章「崇仁」相互輝映。在生活中學習「忠信」，就能將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這些仁的事業，一一達成！

自古以來，除了曾氏後人以「三省」

作堂號外，在中國或日本，很多人都喜歡拿

「三省」作書齋名號，自我勉勵。因爲「反

省」是聖凡分水嶺，肯反省改過的人則日趨

向上，不能反省的人，又怎能改過呢？過不

改，那當然是日趨下流了！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五章

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孔子說：「領導一個能出千輛兵車的大國，辦事要敬重不隨便，對人民講求誠信，節省國家的費用，而且真心愛護人民，差使人民要選擇適當時間，不影響人民的生活工作。」

「道千乘之國」，「道」，領導、治理的意思。「乘」，古時一輛兵車稱爲一乘，擁有千乘兵車是大的諸侯國，例如孔子當時的齊國、魯國……等。治理大國比治理小國困難，必須臨深履薄，否則容易引起動亂。

一樣，缺水就加水，水多了就不可再加水，要小心呵護，照顧它能開花結果。「愛」字是從「心」，不是裝出來的，真心誠意一切都爲百姓著想。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人心有感情，假使將來有遇到危難，老百姓也會主動來幫忙，自古就有這樣的事實。

「使民以時」，古時老百姓大都務農，夏曆九月農田工作告一段落，再忙其他工作到十一月冬至前結束，之後，國家才開始差遣人民，例如修築城牆等。上等豐年只用三日就換班，中等豐年用兩日，下等歉收之年則只用一日，愛護人民而不耽誤人民的生活工作。

南宋學者李衡，學問篤實。臨終前，先行沐浴，穿戴整齊以後，才安然自在地離開了人間。李衡年輕時在辟雍（如國立大學）讀書，和趙仲脩是同學，趙仲脩的父親是理學家程伊川的

「敬事而信」，「敬」，不苟且敷衍了事，拿出真心辦事。如果虛情假意，人民被騙了一次，就會心生懷疑，想欺騙三次，那就不可能上當了。反之，真心辦事即使有完美之處，人民是會原諒的。「信」，國家是人民組合而成，有誠信才能團結人民，領導者不可表面說好聽的話，暗地裡卻欺瞞百姓。

「節用而愛人」，國家的錢財是老百姓所有的，一有浪費就減少老百姓的力量。但是節用並不是吝嗇，不必要辦的就可以不辦。書經中告誡領導人，如果迷戀男女、嗜酒成癮、蓋宮殿享受、馳騁田獵，如此虛妄浪費，加重百姓的賦稅，只要有一條，沒有不亡國的。

「愛人」，假使見人就假笑、假握手、擁抱，只是一片虛偽而已。愛護人民，要像養花

學生，家學淵源深厚。兩人一起參加太學考試，趙仲脩考中，李衡落第。趙仲脩安慰李衡，教他爲學之道。李衡聽了頓時有所領悟，更進一步請教如何辦事業。趙仲脩答：「事業正是從學問中來，比如擔任一位州長，如果肯依論語中的三句話『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』去篤行，那就是一位好州長。」李衡聽了，心中佩服萬分。之後，李衡常常對人說：「我生平存心操守，言行舉止及從政事君，皆是得自趙公這番話的啓發呀！」

學習本章，講究爲政如何治國，至於開公司商店對待部屬職員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必須本此三句話五個要點：恭敬、誠信、節用、愛人，及不影響部屬職員的家庭生活去實踐，領導者豈能不在此章用心呢？

學而第一——第六章

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而親仁；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

孔子說：「為弟子年幼時，在家中對父母要盡孝，對兄弟姊妹要盡到友愛的悌道，辦理一切事都應謹慎並且講求信用，以平等的心普遍愛護大眾，並且親近有仁德的君子。優先做到了以上這些事，如果還有精力，就應努力學習一切學問技能。」

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。」「入則孝」，對父母盡孝是第一優先，必須心存恭敬。「出則弟」，「弟」是友愛，把兄弟姊妹當成自己的手足，我們如何愛護自己的手足，就應如何對待自己的兄弟姊妹，這就是弟道。長大以後出外辦事求學，對於年紀長我一倍的，就當成父母來事奉；年長

十歲以上的，就當成兄長來對待，所謂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」

「謹而信」凡事講求謹慎，說話可信，才能擁有行仁的原動力。因為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仁德事業，沒有「忠信」，就如汽車少了汽油，怎能啟動呢？

「汎愛眾」，「汎」是寬泛、普遍的意思。「愛眾」是愛護眾人，就像愛護花木一般，太乾了就為它澆水，太溼了就停止加水，有了蟲害就替它除蟲，總希望它能生長旺盛，開花結果。「汎愛眾」是廣汎重視一切人，平等對待一切人，時時存有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的恕道，不傷害人，不隨便罵人、批評人，自己所不想要的壞事，切莫加在別人身上。

「親仁」是親近君子而遠離小人，隨時向有德的君子請益，修正自身的缺點。

「行有餘力」並非閒著無事才算「有餘力」，而是前面幾條做人的根本條件，譬如子女對待父母，必須優先盡到孝養的責任，還有餘裕的時間再辦自己的事。

「則以學文」如果做到以上各條，還有空餘的時間，就應努力學習各種學問技藝，才能回頭來辦好「孝、弟、謹、信、汎愛眾、親仁」的事。譬如做菜的技術沒學好，父母想吃那一道菜怎麼辦？反之，不以「孝、弟、謹、信、汎愛眾、親仁」為根本，只知埋頭學習各種學問技藝，有朝一日學問增長，得了學位，但是人格反而墮落，如此捨本逐末，就會形成父母失養、兄弟反



子夏說：「男女選擇結婚對象，應以德性為主，把尊重德性的心加重，愛好外表美貌的心減輕。事奉父母親能夠竭盡自己的能力。事奉君主長官能夠不考慮自身，盡忠職守。和朋友交往說話講究信用。能夠做到以上這些事，雖然謙稱自己沒有上過學，我一定認為這個人必定經過學

學而第一——第七章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！」

目、儘謀私利，演變成「犯上作亂」的社會亂象。

清朝陸隴其先生寫的「松陽講義」，提醒身為父母者，應當在小孩年幼無知時，培養善好的念頭，期望做個有道德的聖賢，萬萬不可以利祿來誘導他，使小小的心靈充滿了求名求利的念頭，長大後淪落為唯利是圖的俗人。

陸先生認為童蒙時要學得「正」，把腳根站穩，才算是受到真正的教育，本章的「孝弟、謹信、汎愛眾而親仁」，正是腳跟著力處，這些基本功夫站穩後，再加上「學文」便能養成文質彬彬的君子，這才算是完整的教育。因此，後來有人以這章經文作為綱領，寫成弟子規一書，作為小孩學習的規範，到今天依然傳誦不絕！

人類前途的存亡禍福，完全操在人類自己的手中。因此要想匡正時弊，起衰拯溺，就要建立促進社會安全便是保障自己的共識，和激勵善良大眾，群起合力。一面發揮除弊去惡的道德勇氣，一面從興革教育和制度上大力推行仁義之道。

仁的根本在於講求家庭孝悌，孔子說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」，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礎，所謂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；一家讓，一國興讓」。仁的擴充便是義，義是社會分別是非善惡的標準，也是產生道德勇氣的原動力。（明倫月刊一九六期社論〈匡時之道〉）



習，才能夠辦到這些事。」

子夏姓卜名商，是孔子的學生，在文學方面的成就，相當突出，孔子曾讚許子夏有悟性，可以和他討論詩經。另外論語一書的編寫，相傳也是以子夏為主所完成的鉅作。

「賢賢易色」，上「賢」字是動詞，尊敬的意思，下「賢」字是名詞，善良德性的意思，「賢賢」就是尊重德性。「易」是輕的意思，「易色」就是減輕好色的心，一般人看輕德性而重視美色，「賢賢易色」就是教我們看輕德性，減輕好色的心。當男女選擇對象時，必須深入觀察對方的品性，千萬不要只在表面貌身材如何美如何帥。歷史上記載家裡有美妻的，倒霉的事常會發生，國君寵愛美人，也常遭亡國禍害。所以男女雙方，以德性為主，才

能組成一個有常倫的穩定家庭。

六經之一的詩經，第一篇關雎，描寫停在河洲上面的雌雄雉鳥，發出「關關」的聲音，情意真誠而和諧。但是牠們不會整天相隨在一起，相處很有分寸。詩篇就以這樣有德的雉鳥，讚嘆周朝文王想追求一位德性堅貞的善女子作為賢內助。後來，周文王就因得到夫人太姒的助力，相夫教子，家庭和樂，樹立國人的典範，國人因此受到賢德的感化，上行下效，天下呈現一片和諧穩定，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天下。

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，「竭」是盡力的意思。對父母盡孝，要竭盡自己所能，不可心生計較，就如父母為了我們，願意犧牲一切，用盡所有心思體力。

「事君能致其身」，「致」是「送上」的

意思。為了辦好公事，不先考慮自身，處處存著公心。

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」，朋友的結合是因志同道合，交往必須講求信實，才能維繫關係，辦好利益眾人的事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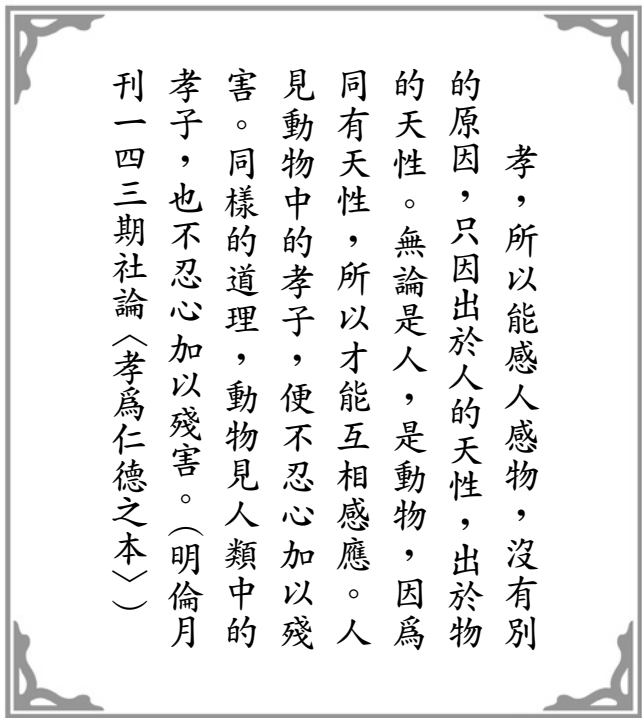
「雖曰未學」，能夠辦到「賢賢易色……言而有信」四件事，就是盡到應有的義務，能夠維持一個良好的五倫人際關係。

「吾必謂之學矣」，「吾」是指子夏，子夏認為這樣有德性的人，一定學習過先人傳下的典籍才能把五倫辦好。

這一章重點教我們力行五倫，而五倫是由「夫婦」一倫開展出來，所以「夫婦」一倫非常重要。當男女結為夫婦時，必須學習「賢賢易色」，娶妻要娶德，不是娶美色，美貌身材

會隨著年齡而消逝，德性卻因歲月的洗滌，更見成熟而光輝。夫妻的關係要像雉鳥一般，要情深而「義」重，夫妻感情若不是建築在德性的磐石上，如何能家和萬事興呢？

孝，所以能感人感物，沒有別的原因，只因出於人的天性，出於物的天性。無論是人，是動物，因為同有天性，所以才能互相感應。人見動物中的孝子，便不忍心加以殘害。同樣的道理，動物見人類中的孝子，也不忍心加以殘害。（明倫月刊一四三期社論〈孝為仁德之本〉）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八章

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，主忠信。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



孔子說：「一位君子不能莊重就沒有了威儀，所求得的學問也就不堅固了。有了這些毛病，就以『忠信』為主來改正它。自己以『忠信』為志向，更結交志向相同的朋友互相砥礪。如果自己犯了過錯，不要怕人知道，要勇於改過，這樣才能成為容止莊重、學問有成的君子！」

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，求學的君子要求得利人利己的仁道，首先要能莊重沉穩。如果內心外表不能莊重，辦事時就會浮躁草率，有重要的事託付時，也不肯拿出真心來辦事。「威」是外表的威儀，不莊重就沒有良好的威儀，就會遭人看不起，而追究原因常是出在自己

不能莊重呀！

「學則不固」，「固」是堅固的意思。不莊重不但失去良好的威儀，就連所學的學問也不會堅固，經不起考驗。以上這些毛病，孔子就提出「主忠信」來改正它。

「主忠信」，「忠信」是各種良好德性的內涵，如修齊治平的仁德事業，就是以「忠信」為主來推動的，否則就不會成功。曾子更以「忠信」作為每日三省的功課；可見「忠信」的重要。

怎樣才算莊重呢？可從四方面下手：第一「言重」，說話守信用，使人可以效法。第二「行重」，辦事盡忠職守，自然有好德行。第三「貌重」，外表整齊恭敬，就有了威嚴。第四「好重」，有良好的嗜好，就給人良好的觀

瞻。這必得要在「主忠信」下功夫，才能顯出這四種莊重呀！至於聖人的莊重，則是從「慎獨」的「不愧衾影」做起，連睡覺所蓋的被子

和走路的影子都對得起，也就是說在自己獨處沒人看見時，行為依然莊重不隨便。日久天長這樣練習，自自然然就能散發出聖賢君子的莊重威儀來。

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社會上人與人之間必須有交際，禮記說到學禮的君子對待一切人都應平等恭敬；孔子也說「泛愛眾」，對大眾都應愛護，但大眾與朋友卻有不同。所謂「友」是左右兩隻手相幫助的意思，「如」是相同的意思。彼此同是以「忠信」為志向的才結為朋友，朋友之間雖然資質習性不一樣，但只要是以「忠信」為志向，努力學習改進，就能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九章

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

王輔相成。反之，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」。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共事求學，雖是辦好事或求聖賢之學，往往孤立無援困難重重，不容易成功。

「過則勿憚改」，「憚」是害怕的意思，自己有了過錯，不要怕人知道；怕人知道的事，難道會是好事情嗎？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過錯多半是來自個人的私慾，求學就是為了去除私慾，能夠坦承自己的過錯，勇於改過，就有羞恥之心，下次就不會再犯了。而師友指出我們的過錯時，要打從心裡認為是難得的好機會，應痛快地改正。當周遭的人不好意思指出我們的過錯時，那時自己更應有高度的警覺心，自我反省，速速改過。

論語這一章，孔子凱切地指出求學的君

子，在言、行、容貌、嗜好四方面要學莊重，若有不莊重的情形，應以「主忠信」來修正。孔子並提示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貴在「主忠信」相互提攜，自己更要改掉不能「主忠信」的毛病。反觀今日社會充斥著浮誇不實的言論，行為更是輕薄又粗暴，到處瀰漫著虛浮不安的景象。置身在這樣缺乏忠信的環境中，焦慮鬱悶的人愈來愈多了，這章經文不正是現代社會的一帖良藥嗎？



曾子說：「居上位擔任領導者，對於自己雙親去世辦理喪事時，一定要誠心謹慎做到孝子應盡的禮。對於自己的祖先，不管離我們年代有多久遠，祭祀追念時，要像先前一樣恭敬誠心地辦理。能夠盡心辦好親喪及祭祖，就能感化人民，使澆薄的風俗回復到淳厚的地步了。」

「慎終」，這是指父母去世，辦理喪事要合乎喪禮的精神和儀式。亞聖孟子就說父母的喪事是大事，絕不可輕忽隨便。生前事奉父母盡心盡力，父母去世了，為人子

女思念親恩，自然感到無限悲傷。爲了恪盡孝道，應謹守禮的規定，才能充分表達孝思並安妥自己的心，絕不是僅僅替遺體裝點珠寶玉器，講究排場，充大面子，才是盡孝。這樣反而引起宵小掘墓挖墳，毀損先人的遺體，更加不孝呀！

從前戰國時代，滕國的國君滕定公去世，他的兒子滕文公就慎重其事，先請問了孟子如何處理喪事。孟子先稱讚文公的慎重，接著告訴他：「父母的喪事，重要是在孝子自身的盡心誠敬。」並指出：「我聽說孝子爲父母守喪三年，穿粗糙的衣服，吃簡單的食物，放棄了生活上的一切享受，內心充滿著失去至親的悲痛。這是從古至今，天子或是平民百姓，凡是孝子都應謹守的禮

友，在父母大喪期間，卻談笑風生，儼然喜慶聚會一般，毫無哀戚之情，這種澆薄的人情，他的後代也跟著仿效，這樣的家族很快就會離散的。

「追遠」，這是祭祀先祖，爲人子孫的只要活著一天，就應爲去世的祖先上墳掃墓。就如每年四月五日清明節，政府訂爲「民族掃墓節」，正是祭祖厚道的表現。

「民德歸厚矣」，「竺」字下面的「二」是竹片一層嫌太薄，再加上一層才夠「厚」了。「仁」字的「二」，也是要人和人之間要一層層的加厚，這樣才會有仁心呀！「慎終追遠」是領導者對待自己的親人肯厚待，如此上行下效，百姓就會跟著學習。古時巡撫出門都行走道路中間，百姓敬重他的官

節！」文公聽了以後，就決定爲父親守喪三年。可是他的父兄和群臣都反對，文公自愧無法辦好親喪大事，再請教孟子，孟子說：「辦喪事不可勉強別人和自己一樣，應從自己做起。自己吃穿所用一切儉約不享受，容貌變得憔悴，真心爲失去親人而哭泣，自身能這樣率先履行，就像一陣德風吹過草地，草就跟著風而倒下，如此百官群臣豈有不受感動，而自然遵從的呢？」文公就依著孟子說的古禮，住在簡陋的守喪小屋，真誠的流露出對親人的無限思念。

到出殯那一天，四方來送葬觀禮的人，親眼見到滕文公憂傷的容貌，以及耳裡傳來的哀痛哭聲，深受感動。

但是現在有些喪家的孝子和來弔唁的親

職，自然肅靜迴避。如果遇到有人出殯，巡撫就先迴避，讓出殯隊伍先通過，這是敬重人民父母的喪事，爲官者肯以身作則，自然就能感化百姓，長養出善良的風氣。

古代重視父母，故風俗淳厚，而現在竟有弑父母如宰牛的慘事，對至親尚且如此刻薄殘忍，怎能教他愛國呢？中國能在地球上存在五千多年，所依靠的不是武力或是金錢，正是中華文化中這個仁厚的德風。

孔子教人要「以德報德」，想想父母祖先對我們的恩德深厚，爲人子孫又怎能不設法加厚回報呢？當一個人重視親喪及祭祖時，他的心中就充滿著「厚以待人」的善意了。

學而第一——第十章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！」



孔子的學生子禽向另一位同學子貢請問：「我們老師每到一個邦國，就能聽聞到這個邦國的政治風俗。這是老師自己去求來的呢？還是這個邦國的君主和人民自動相告的呢？」子貢回答說：「我們老師就以溫和的容貌、善良的行止、恭敬的態度、儉約不奢侈而且對一切謙

讓的美德得知的。如果一定要說老師是求來的話，那應該不同他人求得的方法吧！」

「子禽問於子貢曰」，端木賜，字子貢，衛國人，在孔子門下屬於最擅長言語的學生。陳亢，字子禽，陳國人，也是孔門的學生。古代男子年滿二十歲時，師長或朋友就會為他送「字」。從此以後，師長仍然稱他的「名」，但是朋友表示尊重只能稱「字」，不可稱「名」。不像現代人稱「你」、稱「我」，彼此好像陌生人一樣，古人稱呼的禮貌，值得我們學習。

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。」「夫子」指的是孔子。古時擔任大夫的官職，都可稱為「夫子」。孔子曾為魯大夫，學生們尊稱老師為「夫子」。孔子當時為了推行仁

道救世救民，五十五歲就離開魯國周遊列國。他每到新的國家，為了契機教化，就必須知道該國的政治風俗。

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」前後「與」字是語尾助詞，相當於「呢」字。中間「與」字是給與的意思。對於各國政治的實情，常常是機密，不輕易告訴他人。但孔子都能聽到，所以學生子禽提出疑問，到底老師是求來的，還是國君或本地人自動告訴他的呢？

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」，子貢答覆得很巧妙，不直接說求來的或是他自動相告的，卻回答夫子是用「溫良恭儉讓」這五個字得到的。這句話「意在言外」，猶如蘊涵深遠的詩句，能啟發提出問題的人，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。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十一章

子曰：「父在觀其志，父沒

觀其行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

謂孝矣。」

「溫」是溫和而不嚴厲。這不是裝出來的，是「誠於中而形於外」的長久修養，其中蘊藏著厚道。反觀刻薄人的臉上是一團狡猾，毫無溫和之氣。

「良」是善良。「善」是儒家第一好字，善良的人對周遭一切都不妨礙。

「恭」是恭敬。內心嚴肅不歪曲，而且外表莊重不隨便。

「儉」是儉約不奢侈。所做的一切都有一定的限度，超過就是奢侈，不及就是吝嗇。例如上班上學時間到就應上班上學，不可遲到；下班放學時間未到，先離開就是早退。

「讓」是自己肯謙讓尊重他人。

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

與！」「其諸」是當時通行的疑問語詞，相當於現在的「總該」。「與」同「歟」字，是活動語助詞。這句話子貢仍說得非常幽默，他恐怕子禽不能領悟，所以假借子禽所問的「求」字，來顯示夫子不同一般人所求得的方法。也更強調孔子「溫良恭儉讓」的道德修養，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。

現代人辦事常自以為「值得驕傲」，卻與「溫良恭儉讓」的美德背道而馳，正是我們要警覺除去的大毛病。孔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尊為「至聖先師」，在當時所到之國，國君均急忙召見而請問國家大事，有衛靈公、齊景公、葉公、魯定公、哀公……正是受到孔子「溫良恭儉讓」的光輝所感化。

孔子說：「父親在世時，觀察子女的志向有沒有和父親相同。父親去世後，觀察子女的行為是否遵守父親所立的良善規矩。在守喪三年內，觀察子女若能奉行不變，就可算是盡孝了！」

「父在觀其志」，孝子是能夠繼承父親的志向，並盡力完成父親的心願。例如夏朝的禹王，他的父親鯀用圍堵的方法治理洪水，經過九年的努力卻是治水無功。之後，禹王感歎父親治水失敗受到懲罰，為繼承遺志，毅然接受了治水的任務，在外奔波十三年，勞心勞力不計任何辛苦，連經過自家門前都不敢進去，怕延誤治水的時間，最後把水患去除，使人民安居樂業。禹王治水的功

業，真可謂大孝啊！

「父沒觀其行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！」三年是指父親去世以後守喪的三年。從這三年中觀察孝子所表現的言行，是不是合乎父親的法度規矩。如果父親的法度規矩是良善的，那就應該終身奉行不改，而不止守喪三年了。例如父親喜歡樂善好施，孝子就應跟隨父親的德風，終身不改樂善好施。

如果父親有不好的行為，就不算是「父之道」，應該立刻改掉，免得讓人恥笑而使父母蒙羞。父母親立的某些法度，實行起來雖有不便，但不致妨礙他人，也應在守喪三年勉力奉行，以示不忘父母恩澤。例如父母親的家中擺設，或是手澤用物，不忍立即改變。之後，或因不合時代要求而稍做權宜改

變，也算是盡孝了。

宋朝司馬光先生曾任宰相，一生誠實不欺感人至深且廣。他在家訓中提到祖先任高官時，常有客人來訪，家中待客的酒菜瓜果，只是家常便菜和應時的一般瓜果，連器皿也只是瓷土燒製的，生活非常節儉。但賓主盡歡，彼此情誼濃厚，交往甚密。司馬光自己也不喜愛華麗的衣物，習慣儉樸的生活，別人笑他固執呆板也不介意。家訓中諄諄訓誨兒子能了解祖先節儉的美德，更要身體力行，傳給子子孫孫。司馬光謹守的「節儉」家風，正是不可改的「父之道」。

今日社會，每天不知有多少家庭在鬧「家庭革命」，父母健在時，子女就常忤逆不道，和父母親背道而馳。我們不妨反省一

下：自己何嘗用過心去了解父母的志向呢？自己何嘗留心父母親有那些良善的行為法度呢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一旦父母過世，就肆無忌憚了，甚至有的人在重喪期間，就迫不及待地改變父母親的規範，自作主張，依照自己想法辦事，難道這就是現代人的事親之道嗎？

牛一下生，就能站立，人類是最難獨立的動物，要「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」，出生長大到三歲，全賴父母撫我、養我、長我、育我，無微不至的照顧，才能存活下來，這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」可是最起碼的孝心啊！

「蓼莪」共計六章三十二句，首章以「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」兩句興起，接之便說：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」。其中第五章敘述：「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。鞠是養，拊是撫摩，顧是看，復是反覆看之不厭，腹是懷抱。

這幾句詩，一連用了九個我字，並不令人感覺重覆，唯覺承受父母無盡之恩，使世間孝子讀之回味不盡，尤其是父母已不在世者，愈讀愈哀。（明倫月刊一四三期社論〈孝為仁德之本〉）

學而第一——第十二章

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爲貴，先王之道斯爲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

有子說：「禮節規矩的運用，重在自然溫和。從前聖王治民，先制訂禮節規矩，讓人民遵行，達到自然溫和，這樣最爲完美，所以不論小事大事都是依照禮節規矩去實行。但是也有行不通的地方，就是只想要自然溫和，卻不願意用禮節來節制，而失於放蕩無拘，這樣，事情也是行不通的。」

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。」禮，任何場所

都有一定的規矩限制，一言一行，講究恭敬不隨便。禮節的學習，必須不斷的練習，由勉強成爲習慣，習慣而成自然，才算達到美好的境界。

民國初年前後，即使沒有讀過書的鄉下人，對人也很有禮貌。在家庭內，從小注重小孩的「禮節」教育，日久天長自然養成溫和有禮。

「先王之道斯爲美，小大由之。」「先王」是指從前具備聖人德性的帝王。「斯」是「此」的意思，所指的是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」這個原則。中國古來稱爲「禮儀之邦」，禮節規矩的制訂，必須由全國領袖——天子來制訂，如果天子缺乏聖人的品德學問，就無法制訂出合情合理的禮節規範。禮的內容雖然隨著

時代不同，而有增減變化，但是原則是不變的——以達到自然溫和爲最完美。

弟子規說到：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」教導小孩從出門和回家，一定先告知父母，養成習慣。長大成人了，自然做得很好而不勉強。父母並以身做則，給孩子好的示範，整個「禮節規矩」的薰陶，在家庭就自然形成了。

「和」是賓，「禮」是主，不可一味求「和」而無「禮」，這樣「無禮的和」是失去原則的和稀泥，達不到「禮節」所要呈現的完美境界。

三國時代，魏國嵇康擔任中散大夫，文學造詣很深，最喜愛老子、莊子的學說，尊崇自然虛無，本身放蕩形骸，認爲傳統的禮節規矩是束縛而不肯遵守，飲酒也無所節制，以此爲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十三章

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；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間的潤滑劑，社會和諧的重心。這一章論語，正點出應掌握「禮節」的重要原則——以禮致和，而「弟子規」及雪廬老人編的「常禮舉要」，正是最基本及最重要的禮節內涵。我們依著來練習禮節，由勉強而自然，由自然而完美，就能成為最有EQ，最懂禮的現代人。

自在逍遙。當時他和六位同好，被稱為「竹林七賢」，影響當時的風俗，社會瀰漫一股頹廢的風氣。有一次，中書侍郎鍾會聞名來拜訪嵇康，嵇康見到他來蹲坐不起，然後只顧做他鍛鐵的事情，無視於客人來訪。鍾會離去後，一直懷恨嵇康的無禮傲慢。嵇康曾批評古代的聖王成湯、武王，又輕視傳統禮法，大將軍司馬昭聽到非常生氣，加上鍾會借機述說其罪狀，司馬昭於是將嵇康殺掉。這就是行為舉止，超越「禮」的規範所引來的殺身之禍，值得我們借鏡。

今日社會講求活出自己的風格，縱情於物質的享受，對於團體的規範，及禮節，常視之為拘束及限制，因此常有抗爭及脫序的現象產生。殊不知禮節是順乎人情世故，禮是人際

君子而時中一語，可治世學之大病。孔子之學，即以時中為準繩，故為聖之時者也。今之學者，守舊則食古不化，崇洋則食洋不化，皆非時中。

（《雪廬述學語錄·時中》）

有子說：「信離不開義，答應過人家的諾言，可以反覆來回衡量是否合乎義。如果守信實踐諾言合乎義，就立刻去完成。反之，守了信卻違背了義，就停止不辦，免得害了別人。恭敬離不開禮節，禮節用來表達內心的恭敬，不可太過或不及，才能恰到好處而遠離恥辱。肯依靠賢德之士學習的人，不會錯失該親近的對象，這種人是值得敬重的。」

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」近，離不開的意思。復，反覆來來往往的意思。義，合宜適當的意思。事情未辦之前，有人來商量談話，要先考慮清楚才答應，否則信口開河，必然難以兌現而失信於人。答應了別人，後來發覺不妥，只要



學而第一——第十四章

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答應的事不損害他人，仍然要守信用實踐諾言。例如，自己喜歡的東西答應借給別人，事後覺察對方不愛惜物品，雖然自己有所損失，但是不會損害他人，仍然守信借他東西。反之，答應的事若履行了會損害他人，雖然失信也要守住義。例如答應借刀，事後發覺是用來害人，就應推托不借，這樣才合義。所以要反覆衡量答應別人的話，到底守了信是否合乎義？

「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」遠，是遠離的意思。恭敬和禮節要互相配合。如果恭敬而不合禮，像行鞠躬禮，只點個頭，只算是「鞠項」，這種恭敬就顯得草率不及禮的尺度。反之，七十度的鞠躬禮，卻做到九十度，這種恭敬就是超過分寸，雙方都會感到勞累。行禮草率不夠，別人

會以為自己很驕慢；禮節太過了，也難免讓人感覺是諂媚巴結，結果都會遭來恥辱。

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因，是依靠的意思。宗，是敬重的意思。「不失其親」表示找對依靠的人了。一個人在學習階段，需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提攜策勉，如果能遇到一位有賢德的人作依靠，那學的人本身品德學問自然增長，當然值得敬重了。

「信」是修養德行的原動力，平時養成謹言慎行，才能做到守信。有信之後，更能斟酌是否合義，才能真正利益他人。對人熱誠恭敬，表現出來又能合乎禮節分寸，這樣的人際交往就是得體合宜的。孔子雖然一向教人要「言而有信」，「恭敬待人」，但是他老人家也特別提醒學的人，要憑智慧權衡圓融，不可呆板。

孔子說：「求學的君子，他立定志向追求道德學問，不把心力放在生活求飽腹，居處求安穩上。辦理利益大家的事非常敏捷而且恰當，說話時很慎重，並時常向有道的賢者請教，指正自己言行的對錯。這樣有志力行並不斷改進的人，可稱得上是一位好學的君子啊！」

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」並非教人故意吃不飽住不安穩，而是意在言外，要學做君子的我們應該將志向定在比吃住更重要的學問道德上。反之，只把心力放

在生活享受，只算是一般世俗的人，卻夠不上君子的條件啊！

周朝開國時，德學兼具的周公對周朝勞心勞力貢獻深遠。他的兒子伯禽將起程前往封地魯國時，就告誡他說：「我是文王的兒子，武王的弟弟，當今成王的叔叔，文王、武王、成王三位皇帝和我關係密切，大家對我非常尊重。而我『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。』不敢輕率，恐怕失去天下的賢人。你只是我的兒子，現在前往魯國，更要謹慎，不要以魯國的領袖而驕傲。」周公爲了求得賢人來協助國家，連洗髮吃飯都不得安閒，一心一意爲安定國家，可說是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」的典範啊！

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，「敏」是快速而

且考慮精確。有德學的君子辦他的事情，必須敏捷精確，才會有效。至於言語更要謹慎，才能合乎信義，得到大家的信賴，如此言行相符，才有益於自己的德學。

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如果辦事無法精確又迅速，是自己的學問和經歷不足，應加緊學習並向道德高尚者虛心請教，才能發現自己的盲點，做更有效率的學習，也才稱得上是好學的君子！

一般人的的人生觀，若只志在溫飽，講求生活享受，對社會的幫助非常有限。惟有立志成爲君子的人，肯以服務大眾爲職志，無論擔任何種任務，都會盡心盡力辦好，就算擔任清道夫或工友，也對社會及各個團體很有貢獻。目前社會出現許多稀奇古怪的享樂

族，他們的享用取之於社會，但對社會缺乏回饋的心態，豈不成了社會的害蟲？這值得我們警惕！

宋朝范文正公品格學問極佳，受到當時的敬重。他擔任官職期間，每天臨睡前一定

反省白天所辦的事是否對得起領到的薪水。如果對不起就睡不著，反覆思索如何彌補，第二天一定立刻補足才放心。孔子說：「見賢思齊焉！」讓我們向范文正公及周公看齊吧！

爲學務去其偏，自唐至宋，皆以詩文考選人才，士人由是競尚雕蟲之技。王安石當政，易以經術考選人才，士人應試之文，無非道德仁義，一旦居官行事，則不見仁義之跡。

蘇東坡遂作「日喻」以諷之，謂「昔者以聲律取士，士雜學而不志於道。今者以經術取士，士求道而不務學。」是皆病於偏也。

是故中庸云：「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。」蓋文以載道，無道不足以成美文，無文復何以示大道。故學道者必須學文，學文亦必須學道，兼則得之，偏則失之，學者可不慎歟？（《雪廬述學語錄·偏去》）

學而第一——第十五章

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詩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

子貢請教老師說：「貧窮的人，常有求於人而現出諂媚的姿態，富有的人卻自恃富有而驕慢對方。如果貧窮的人能做到不諂媚巴結，富有的人能不驕慢，這樣的人，老師覺得如何？」

孔子回答說：「這樣算是

可以了。但是比不上貧窮而能樂道，富有而好禮的人呀！」

子貢接著說：「詩經上說：工匠製造精美的器具，遇到獸骨的材質就用『切的工夫，象牙類予以『磋』的工夫，玉器則以『琢』的工夫，石材類則用『磨』的工夫。這樣利用『切磋琢磨』，使之好上加好。老師的意思，就是希望能精益求精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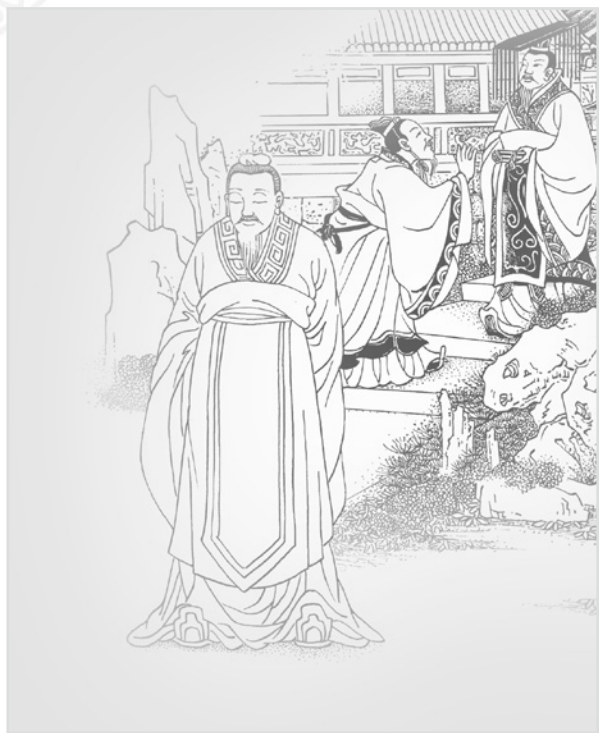
孔子說：「賜啊！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，因為告訴了你貧而樂，富而好禮的道理，就能連想到詩經『切磋琢磨』的含義。」

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
「諂」是用不正當的方式向人討好巴結，而得到好處。「驕」是以爲自己了不起，看輕對方。諂媚與驕傲，是一般人常犯的毛病，應該

有所察覺。

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貧而無諂，只算得上不錯而已，還不夠好。孔子的得意學生顏淵，住在簡陋的環境，日常飲食極其簡單，生活條件也很貧乏，但他不以爲苦，反而安貧樂道，發憤求學。顏淵「貧而樂」的生活，孔子讚歎爲「賢哉」。富而無驕，已經不錯了，但是還可以學一學「富而好禮」，富有的人，愛好禮貌，對一切人恭敬平等，即使下層階級的人，也能心存敬重。

由孔子這段答話可知，雖然肯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」的修養；當面對子貢如此高程度的學生，更希望他向上求進步，做到「貧而樂，富而好禮。」試想同樣的問題，



患不知人也。」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

學而第一——第十六章

若是我們請益，孔子會如何期待呢？

子貢曰：「詩云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？」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是詩經裡的詩句，形容一位道德崇高的君子，用功的方法：首先向師長請教學習，那是「切磋」的工夫。其次自我實踐力行，「琢磨」出好的德行，成為才德兼備的君子。

商朝的開國君王湯，為了不斷求進步，就在洗臉的盆子上寫著九個字「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」，時時警惕自己，改掉舊有的壞習慣，不斷更新，成就盛德，感動賢能的人來輔佐，使天下百姓早日脫離殘暴的夏桀，歸向商湯。這樣的自我切磋琢磨，便是我們的楷模呀！

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，告諸

往而知來者。」孔子稱讚子貢的悟性很高，能舉一反三，可以和子貢研究詩經了。學詩是孔門學生一項重要的課程，因為詩意含蓄，意在言外，必須向文字背後探求，才可觸及詩人的想法，所以學詩使人容易開竅長智慧，懂得人的心理，善於推知事情的興衰存亡。

這一章經文，透過孔子和子貢的一問一答，生動活潑的景象好像就發生在眼前，把學習境界一步步的往上推高，讓人興起好還要更好的企圖心。不管在貧或富的環境裡，孔子要我們能無諂無驕，更進一層，要學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，做一個有為有守的君子！

孔子說：「不必憂患別人不了解自己，但應憂患不認識別人。」

「不患人之不己知」，「患」是憂慮的意思，「不己知」就是「不知己」。學而篇首章「人不知而不慍」，自己有學問才能，別人不知道，無法施展利益大眾，君子能體認天命使然，不生氣也不發牢騷。

萬世師表孔子，一生志在推展「仁」的理念，一心利益天下蒼生。五十五歲時，因魯國君王無心政治不再重用他，所以辭去大司寇職位，為尋找賢君周遊列國。經過十四年，始終得不到賢君的認識及重用，遭遇坎坷，處境艱苦，他老人家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仍然保持不停止的學習及無倦的教誨。近七十歲才回到魯國，在風燭殘年，仍挺起精神整理典籍，一肩擔起中華文化傳承的大業，這正是孔子「人不

知而不慍」的以身作則。

「患不知人也」，別人能不能認識自己，君子不怎麼憂愁，君子憂慮是不認識人。憂慮本身的修學，家庭的經營，乃至於社會國家的維繫，有沒有產生不良的後果。例如：結婚選擇對象只偏重美貌，並不認識對方的性情品格，這樣組織的家庭那能和樂呢？想學道德學問，卻不知學聖賢書所學何事，只是一心求取財富，豈能進德修業，自利利人？那商店老闆若認識人，選用了品格才能兼優的店員，生意自然興隆。交友前認識清楚，結交益友遠離損友，自可收到相輔相成的效果。

至於要如何知人呢？可從平常不重要的事情看起，再觀察他遇到特殊事情如何處理？根據什麼途徑來處理？最後觀察他事情處理後心安何處？如果辦了好事十分喜悅，做了壞事心裡就憂

愁不樂，這正是善良之人，可與親近，反之做坏事索然無味，壞事反倒是興沖沖十分嚮往，就應遠離。

明朝最後一位皇帝——崇禎，眼見李闖逆賊的大兵將逼近北京城，國勢危在旦夕，便緊急召集百官協商，卻不見一人到來，感嘆說：「百官誤朕啊！」失望之餘，就在煤山自縊而死。當初崇禎即位，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際，崇禎希望振作有為，但賢能之士皇帝無法辨識，不能委託以重任，難怪政風敗壞，亡國之禍立至，崇禎的不能知人善用，也難辭其咎！

一個端正君子，心中所憂愁的事，自己應當明辨取捨，應憂愁的是——一生不能獲得良師益友的指導與切磋。至於懷才不遇的感慨，及許多不平的怨氣，當深知天命使然，大可不必為此犯愁，這才是君子有智慧的抉擇！